

驚顫怖身毛遍豎白太子言大聖太子能憶
如是受記語乎此記釋等諸眷屬輩私竊而
聞勿令聖子得知此說恐畏聖子發善提心
是時太子語車匿言車匿我昔從彼兜率天
下入於母胎及在胎中所有諸事我心憶持
猶尚不忘況復生已受我記志終無是理車
匿諸天復語我如是言仁者太子速疾出家
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菩提已
決定轉於無上法輪車匿是故我決定當得
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決定當轉無上
法輪車匿我今實言向汝而說車匿我今寧
被刀割身肉寧食毒死寧入大火寧投大崖
寧自經死我今終不未得免離生死之法而
還向家何以故如是世間五欲境界皆悉無
常不父停住是破壞法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七

第七

反叛軒音擾擾下女麁反邊壘音隣封經

十四

恐作那又蛆虫上正作蟲泡水上音咄丁骨
立要音立要下音槽櫈音槽櫈二字音搦取厄反櫛櫛膜
也反音稽竹江反一刮刷上古八反履音替審鑿
上非下正音莫紫礦猛反努力古反
控鞚音鞚同下音關鑰藥下音霽靈下音覓反
知忍舟櫛接音磧反亦愚駢解反排楯尹反
時

詎逗音把撮活反拗折下音漸反孤反
瓢裂音封祿用反峩谷上溪安穩本反鏤
脂鞚音鰻尾正作鰻反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余時太子以手從其天冠頭髮解天無價摩
尼之寶付與車匿作如是言車匿我今與汝
此摩尼寶汝將此寶還於我父淨飯大王至

卷五

王邊已無量頂禮汝知我意我付囑汝汝當信我我今令汝將此寶還至父王邊啓白令除一切愁苦復好爲我諮啓父王作如是言我今不以被人所欺而忽捨離父王足下又亦不以嗔恨心故亦復不爲求覓資財又亦不以少封祿故亦不欲求生於天上唯見一切諸衆生等在不正路迷惑黑暗邪徑而行欲作光明欲除如是生死之法欲求利益世間之句無愁憂處欲斷無常有漏之行求出家耳大慈父王見我如是樂出家故不應憂愁而說偈言

假使恩愛久共處 時至會必有別離

見此無常須臾間 是故我今求解脫

余時太子說此偈已作如是言我今欲離此憂苦故棄捨出家是故諮詢我父大王不須愁憂若世有人緣憂愁故爲於五欲而縛著者彼等諸人應須憂愁所以者何世多有人父生於子爲求財故所以養育報於父母施

法財者世子難有若父王意作如是心我子今者非出家時惟願父王莫如是念凡求法者無有時節所以者何人居世間命無限劑知如是者是故智人汝須捨求勝上行處此是我心決定之語譬如有人共死命怨同居一室言我壽長無有是處車匿汝至我父淨飯王邊作如是等多種語言令王意定汝至彼處善作如是方便慰喻莫令憶我車匿雖然我復語汝若至我父淨飯王邊但說於我惡逆之事無德行處太子如是無有恩義無愛著心莫說於我孝順之處所以者何已捨愛故即捨一切憶念憂愁

余時車匿聞於太子作如是等諸語言已遍體熱惱滿面淚流合十指掌向於太子而作是言大聖太子如太子教但前所言於諸親族及父王邊大生憂愁我意不喜心情斷絕如大象王沒在深泥不能自出聞是語已誰不淚流復作是言精進之心餘人聞說猶尚

大驚況我車匿小來共於聖子同日一時俱長愛敬之心相樂不已而說偈言

假使用鐵持作心 以聞如是言誓語

人誰不心酸楚毒 況我愛戀同日生

余時車匿說是偈已白聖子言我將馬王與聖子乘以彼諸天神通力故強令我心遣被與來非我自意我今云何能斷聖子是出家事我今既是同日生奴及此馬王一種無異豈能違離聖子須臾獨還宮也終無是處聖子亦不合放於我乾陟向家而復令我傳此憂悲愛別之語向大父王說如是事而聖子今亦不合背捨老父王而自出家彼法非是更無有法絕妙越殊過是尊者能勝孝養所生父母亦不應捨乳哺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以是而論聖子亦成無恩義人而不憶舊育養之時聖子正妃耶輸陀羅貞潔之女諸德具足亦復不合棄捨相離雖然若聖子今捨離一切釋種親族我今既是同日生奴亦不

合放但是聖子足蹕之地我常隨順不得背捨大聖太子是故我今意中不忍將此熾然憂悲之火所燒心情迴向於城而放聖子獨在此處空閑林野令我自反脫至城邑淨飯大王責我何言又復聖子既不還家我獨去時聖子所有朋友識知并及宮內婢女妃后

榮

集十八

三

問我何言聖子復語我作是言汝今將我惡辯毀辱非法之事向眷屬說令我眷屬遺忘於我憎惡於我而我何敢妄說於此毀辱之言我心可不自慙自羞自愧自耻我之心意及以口舌若爲欲說聖子惡言雖我妄言欲說聖子誰當信我妄言之事聖子譬如有人說彼月天種種惡事毀辱之言頗有人聞如此事者能信以不但聖子今恒常習行慈悲之心聖子囑託此言不善聖子旣行大慈悲行恒常美言慰喻衆生今捨諸親此是非善是故善哉聖子迴心向家受樂

余時太子見其車匿如是憂悲苦惱之語聞

已復報彼車匿言車匿汝今應須捨別離苦
莫作憂惱何以故一切衆生有生有老悉有
別離車匿一切衆生所有愛著染惑之心其
在胎內養育之者皆悉是虛會有別離彼非
是我我非是彼而說偈言

譬如大樹衆鳥群 各從諸方來共宿

後日別飛各自去 衆生別離亦復然
猶如盛夏起大雲 暫聚以後還離散
衆生離別法皆尔 須臾聚合復分離
既相隨來生此間 今者各各還歸本
勿言我與汝有異 剩作彼此去住情
一切去來無所依 但隨衆生有愛著
強作分別自他意 猶如樹木枝葉莖
各各別有色形容 此緣本來無染汙
況復無常衆生類 譬如樹蔓生果蓏
隨其熟時則墮落 人命脩短亦如是
長年促壽死終無 往昔一切諸仙人
恒說如是無常事 設使壽命八大劫

至於無常敗壞時 必死更無有疑慮
猶如諸方各自來 至河同共欲飲水
或復上船渡彼岸 既至岸上還復分
父母生子亦復然 幷及眷屬諸朋黨
少小雖同在一處 長大須臾各別離
雖復業果同共家 其受苦樂報不等

案集十八四

及至無常事催促 各各相捨無親疎
尔時太子說此偈已告車匿言善生車匿是
故汝今莫惱自心決定還去所以者何汝今
止爲愛著大家不能捨者汝若到家還來見
我若汝迴至迦毗羅城見我親族爲我愁者
汝告彼等作如是言汝等眷屬於太子邊宜
應割捨愛著之心何以故我今知彼有要誓
言爾時太子即說此偈囑車匿言

假使我今身血肉 井及支節筋脉皮
一切磨滅盡消亡 或復性命不全保
我若不捨此重擔 越度諸苦達本源
未證解脫坐道場 終不虛尔還相見

余時車匿既聞太子說此偈已即以自身四
布於地持其兩手前著抱於太子兩足而作
是言善哉聖子今乞歡喜莫作如是苦切誓
言大聖太子我有何力有何神德能令聖子
迴還本宮但我從此獨自向家聖子眷屬必
當打我或復聖子父王淨飯並及姨母摩訶
波闍波提必應問我我妙梵聲聰慧之子汝
今將向何處擲來余時太子報車匿言車匿
莫作是言莫作是言我之父母及諸眷屬見
汝從此獨自迴還終不打汝所以者何我眷
屬等一切悉皆愛念於汝車匿速起速起上
來所論有如此法世若有人將所愛人言語

榮

集十八

五

意氣向彼道時必得賞賜汝決定須速還至
家我之父王見汝還已心得蘇醒然我父王
見我捨家聞道出家大生苦逼父王之身及
諸眷屬一切號咷悲咽哭泣城內大小一切
人民爲於我故生重苦惱彼等若得見汝還
者心少喜歡

余時車匿從地而起合十指掌淚下如流舉
聲大哭白太子言以如是故我今欲將聖子
還家勿令大王種姓斷絕是時車匿從地起
已馬王乾陟前膝胡跪出舌舐於太子二足
兩眼流淚是時車匿白太子言大聖太子此
馬雖復是畜生身猶尚慈悲垂淚而泣況復
聖子諸眷屬心當見何殃惟願聖子正觀於
此乾陟馬王今見聖子不欲還家是以胡跪
屈前兩膝開口出舌舐聖子足以慈哀心二
目淚下

余時太子以諸功德万字莊嚴千幅相輪猶
如芭蕉內心柔軟金色右掌網纏手指摩其
馬王乾陟頂上而語之言乾陟汝今具作馬
事以得度於大負重任從今已後汝乾陟馬
還家自食此今是我最後從家騎乘之務行
大遠路賴汝今日得濟於我乾陟汝今莫生
憂惱莫泣莫悲汝所載我當得大報我今欲
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後證時當將甘

露分布與汝而有偈說

太子以右羅網指 万字千輻輪相現
金色柔軟清淨手 用摩馬王軌陟頭
猶如兩人對語言 汝同日生馬軌陟
莫過悲帝生懊惱 汝作馬功已訖了
我若當證甘露味 所可負載於我者

分別密教甚深法 報答於彼終不虛

余時車匿白太子言大聖太子今日已得廣
大王位聖子具足一切諸相玉女之寶所莊
嚴宮並皆顯現自餘多種五欲之事最勝最
妙人間難辦今已得之何故聖子捨此妙樂
愛於諸獸百鳥充滿曠野之內又復是處多

榮集十八

有怨賊恐怖之事獨行獨坐遠離諸樂云何
悅心太子報言汝善車匿所語不虛其理雖
然汝今諦聽我爲汝說世間五欲會歸無常
非究竟法不令心安亦得還失速疾如流不
暫停住如草上露不久消散猶如空拳誰於
小兒如芭蕉心無有真實如秋雲起乍布還

收如閃電光忽出還滅如水上沫無有常定
如熱陽炎誰惑於人而說偈言

諸五欲之事

猶如魁臘机

如刀刃塗蜜

如借他器用

如新死哭泣

如夢見快樂

籍後覓還無

猶如弗貫人

如樹果子熟

不父當墮地

如惡人刀杖

殺怨無慈心

猶如割肉讐

當受大苦惱

如執大火炬

不慎而燒身

妙色天人果

如長受樂已

心無有厭離

已得復能求

猶如人熱渴

更復飲鹹水

求諸五欲等

不厭離亦然

是故若智人

欲離諸五欲

猶如毒蛇頭

若求長壽命

遠離如毒藥

亦如大火聚

若有智慧人

應當遠捨離

諸有生死者

一切不堅實

念念不暫停

世法應如是

壽命無自由

決至向死鬼

如是思量已

事有如是等多種過患車匿王位亦然以種七

余時太子說此偈已告車匿言車匿五欲之

種苦衆患難亂我見如是可畏相故寧住於此曠野之中共諸飛禽走獸盜賊恐怖之處獨起獨行遠離欲樂我意樂此彼非所願車匿沒聞我作如是語已莫復違我此之大事車匿我於如是法行之內當開法眼汝須隨喜不應障我是時車匿白太子言大聖太子太子若定作是心者我今不敢違聖子勑如聖子教我還向家

余時太子讚車匿言善哉善哉大善車匿汝今如是順從我意獲大善利汝作事善是時太子身上所有諸寶瓔珞皆悉自解口作如是大弘願言此是我今最後在家莊嚴身飾此是我今最後在家莊嚴身飾解已手持將付車匿付車匿已復作是言車匿汝將此等諸寶瓔珞歸付與我諸眷屬等是時車匿即取彼等諸寶瓔珞受已更問於太子言聖子若我至家將此瓔珞付於聖子諸眷屬時脫彼眷屬問於我言車匿汝今何故將我太子

送至他國而捨獨來車匿悉達太子復更囑託我等何事彼等若問我如是事當作何報太子又言車匿汝若至家爲我頂禮父王淨飯並及姨母摩訶波闍波提自餘尊者一切眷屬悉皆問訊車匿爲我諮詢淨飯大王作如是言我今實知父王恩深但我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所以違離若得證已即當還家奉見大王又別爲我諮白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國大夫人勿爲我故生大憂愁聖子必得成大善利迴還共母歡喜相見又我宮內一切婢女及諸親族時年童子并餘釋種作如是言我今欲破無明暗網當得智明得智明已我當迴還入迦毗羅

余時太子從車匿邊索取摩尼雜飾莊嚴七寶鞞刀自以右手執於彼刀從鞘拔出即以左手攬捉紺青優鉢羅色螺髻之髮右手自持利刀割取以左手擊擲置空中時天帝釋以希有心生大歡喜捧太子髮不令墮地以

天妙衣承受接取余時諸天以彼勝上天諸供具而供養之

余時淨居諸天大衆去於太子不近不遠有一華鬘名須曼那其須曼那華下化作一淨髮師執利剃刀去於太子不遠而立太子見已作如是言謂淨髮師汝能爲我淨髮以不其淨髮師報太子言我甚能爲太子報言汝若能者今可知時余時彼化淨髮之師即以利刀剃於太子無見頂相紺螺髻髮當剃頭時帝釋天王生希有心所落之髮不令一毛墜墮於地一一悉以天衣承之受已將向十三天而供養之從此已來今諸天上因立節名名供養菩薩髮冠節至今不斷

余時太子自解其身一切瓔珞及以天冠剃去髮顛剪落既訖觀於體上猶有天衣見已念言此衣非是出家之服出家之人在於山間誰能與我製裟色衣如出家法居在山林須如法衣時淨居天知太子心如是念已應

時化作獵師之形身著袈裟染色之衣手執弓箭漸漸來至太子之前相去不遠嘿然而住是時太子見彼獵師身著袈裟手執弓箭見已即語作如是言山野仁者汝能與我此之袈裟色衣以不汝若與我我當與汝迦尸迦衣此衣價直百千億金復爲種種栴檀香等之所熏修汝何用是鹿弊衣服袈裟色爲何取如是迦尸迦衣而說偈言

此是解脫聖人衣

若執弓箭不合著

汝發歡喜心施我

莫惜共我博天衣

余時獵師報菩薩言善哉仁者我今與汝嘗不憐惜是時化人即與菩薩袈裟之衣從菩薩取迦尸迦衣價數直於百千金者復以種種栴檀所熏菩薩余時心大歡喜受袈裟衣深自慶幸即脫身上迦尸迦衣與彼獵師時淨居天所化之人從菩薩邊取迦尸迦微妙衣已即於其地以神通飛上虛空中如一念頃還至梵天爲欲供養彼妙衣故於菩薩前

卷

集大

大

以天神通乘空而行菩薩見已生大歡喜希
有勝尚奇特之心於此袈裟染色衣邊復更
倍生慇重至到歡喜之心

余時菩薩以剃頭訖身得袈裟染色衣著形
容改變既嚴整訖口發如是大弘誓言我今
始名真出家也是時菩薩遣車匿還淚流滿
面以送車匿分別訖了獨一無雙體上既披
袈裟色服安庠徐步向跋伽婆仙人居處是
時車匿曲躬頂禮菩薩兩足圍遶菩薩三匝
而迴車匿既見菩薩割意不肯還家兼其身
體著袈裟衣頭無天冠鬚髮悉剪身體瘦無
諸寶瓔珞并及微妙迦尸迦衣如是一切種
種悉無既遇見已上舉兩手大叫盡聲號天
而哭投身撲地心意悶絕良久乃蘇蘇已還
起諦觀立地視菩薩行更復舉聲稱冤而哭
以其兩手抱軋陟項悲咽哽塞大聲呼嗟良
父哭已觀見菩薩心意不迴無可冀望將諸
瓔珞及以衣裳并牽馬王軋陟迴反欲向家

歸此是身還實非心捨其行道路或時思惟
或舉聲哭或復悶絕躋倒於地或處直立不
能前行或處思慕不樂而坐車匿如是心懷
愁惱多種自現諸苦相已漸漸次到迦毗羅
城其軋陟馬數數迴頭觀看菩薩作聲嗚喚
集十八 逐車匿後淚下而行其馬已前多足氣力歡
喜縱逸以見菩薩捨家出家剃鬚髮故苦逼
憂愁恒常懊惱身形羸瘦氣力消盡假使是
馬瓔珞莊嚴以心離別於菩薩故無有威神
無有威德迴顧數觀占看菩薩而作大聲淚
下滿面悲鳴而行在於路上不食水草以飢
渴逼行步羸弱威力威神悉皆減損不復能
行其眼中淚恒常不乾菩薩初騎所發到處
止半夜行今以苦逼身羸弱故迴還八日始
得至家而有偈言

菩薩初出半夜行 車匿辭別牽軋陟
以苦逼切失威勢 回還八日乃到家

佛本行集經車匿等還品第二十三

余時車匿將馬乾陟辭別太子迴還歸至迦
毗羅城當初入時警如有人入於空宅其迹
毗羅城之內外四面周而或復園林或復泉
池或復渠河或復苑囿以太子捨行出家故
無有威神彫悴枯竭其迦毗羅城內所居人
民大小遙見車匿將領馬王乾陟還歸不見
太子以不見故悉隨車匿及乾陟後次第而
行詰車匿言悉達太子今在何處是時車匿
流淚滿面哭泣哽咽不能得言時彼城内一
切人民悲泣啼哭隨逐車匿及以乾陟行則
隨行心生疑惑而問車匿作如是言其王子
者今在何處於我國內生大歡喜今汝何處
榮集十八上

捨離而來是時車匿隨行隨報彼諸人言我
實不敢捨背聖子而彼聖子捐棄自宮捨俗
衣形并發遣我及馬乾陟令使來還太子獨
自在山出家是時城內一切人民聞此語已
心生奇特希有之事而讚助言未曾有法各
各對面共相謂言悉達太子難行能行時彼
城內一切人民口雖如是稱說彼言而其淚
下猶如流水復各阿身作如是言咄我今者
可共隨其相逐出家至於彼處看人師子徒
步行者我今寧應至彼隨行勿令一日離別
聖子而存活命所以者何此城今無彼聖子
故無有威神無有勢力此城以無於太子故
寂寞今與曠野無異彼所居處以有太子威
神力故山澤叢林還成聚落而有偈說
城內人民聞此言 口稱希有如是事
此無悉達成曠野 彼有太子如國城
余時馬王乾陟鳴喚城內所有一切人民悉
在自家各聞其聲聞已一切所有人民及兩
宮內諸妓女等作如是心謂言太子迴還入
城是時人民及以宮內所有妓女或開窓牖
或撥門簾以歡喜心遙望太子時彼人民及
宮妓女唯見馬王及以車匿離別太子獨自
而來見已各還閉窓門戶退入家內稱冤大
哭時淨飯王以愛苦憎逼切身故思惟欲見

悉達太子即入齋堂潔戒淨心修持苦行憂愁悵怏內心日夜求守一切諸天諸神復作種種方便因緣欲求見子以慰心故余時車匿苦惱憂悲淚下如兩手執乾陟井及太子緣身瓊珞無價寶冠擎持將入淨飯王宮譬如王子於戰鬪場被怨敵殺其從左右將馬

瓊珞入於王宮如是如是其奴車匿離別太子將馬服玩兩淚而入大王宮中亦復如是車匿入時其馬乾陟在淨飯王宮門之外欲入門內觀瞻太子左右行動坐卧之處不見太子淚下如流跑地大鳴譬如有有人於大眾中說苦惱事時淨飯王宮內所有種種諸鳥

榮

集十八

士

孔雀鸚鵡鸕鷀命俱翅羅等種種諸鳥聞乾陟聲亦謂言是太子歸家彼等歡喜各自出聲和雅而鳴如是乾陟作於聲已所有大王殿內餘馬聞乾陟聲亦謂太子歸來向家一切歡喜皆悉鳴喚其淨飯王宮內姝女衆多百千摩訶波闍波提等復有太子宮內姝

女六萬餘人及其大妃耶輸陀羅等念太子故大生憂惱瀝淚滿目各任本容不復洗梳身體衣裳皆悉垢膩捨諸一切妙好瓊珞憂愁悵快心意不安或哭或啼或思惟坐聞乾陟鳴各相謂言如是乾陟作是鳴聲決定是我太子歸家無有疑也彼等既聞乾陟聲已

心大歡喜渴仰欲見於太子故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等多千姝女各於自房或在樓上或在殿中或在室內欲見太子渴仰忽起急走集聚向於車匿及乾陟邊彼諸姝女唯見車匿及馬乾陟離別太子而來向宮彼既見已各舉兩手叫喚大哭流淚滿面口唱太子種種諸德而有偈說

彼等姝女心苦切渴仰欲見太子還忽覩車匿馬空迴淚下滿面叫喚哭解絕瓊珞妙衣服散被頭髮身瘦羸各舉兩手無承望啼號不眠徹天曉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八

榮

限齊下去聲 頗反 我刺而正 莫葛 瓜果蓏果下郎
閃電上失反 机居矣 弗貴上相服反 繼反
呂捲反 鞍刀上音 鞘失音 曼那上莫辟倒上
反苑圃下音又 跑地上步 交反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九

榮九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車匿等還品中

余時摩訶波闍波提及瞿多彌既見太子髻
裏明珠傘蓋橫刀并摩尼寶莊嚴蠅拂自餘
瓔珞軋陟馬王及車匿等如是見已心大驚

徐仁

怖各舉兩手撻拍身體憂愁而問於車匿言
今我所愛子悉達多留在何處汝自迴還車
匿報言國大皇后悉達太子棄捨五欲爲求
道故出家入山遠離親族剃髮染衣思惟苦
行是時摩訶波闍波提及聞於車匿如是語已
譬如犧牛失其犧子悲泣號哭不能自勝其

摩訶波闍波提從車匿聞太子之語亦復如
是即舉兩手心驚怖裂口大唱言嗚呼我子
嗚呼我子流淚滿面遍體顛慄忽然懥絕身
躋倒仆宛轉土中如魚出水在於陸地跳躡
苦惱摩訶波闍波提亦復如是躋地宛轉嗚
咽而語問車匿言車匿我今不見自身有過
及心口失負特於汝汝今何故忽將我子擲
棄曠野猶如擺木汝將我子置彼林內今共
種種諸惡至獸恐怖之中獨自而住汝棄捨
來不怜我子而身背乎車匿報言國大夫人
奴身不敢棄捨太子夫人太子自棄捨奴太
子付我軋陟馬王及諸瓔珞教來迴還速疾
向家畏大夫人心生憂愁今得安隱無惱患
故時彼宮中諸婢女等各各啼哭而口唱言
嗚呼阿爺或復唱言嗚呼兄弟或復唱言嗚
呼大家或復唱言嗚呼我夫以此種種愛戀
酸言欲染根本叫喚苦身或有婢女轉目而
哭或有婢女相視而哭或有婢女迴身而哭